

原是青楼女子

据程国安著《黎元洪传》考证，黎本危原名危红宝，又名危文绣，祖籍江西，本是一名青楼妓女。危红宝小时候家乡遭灾，父母双亡，为了卖身葬父，她流落汉口烟花巷。之后，凭借姿色和婉转的歌喉，危红宝成了汉口“书寓”春院的名妓。

1905年1月30日，清廷钦差大臣、兵部侍郎铁良到湖北巡查练兵情况，湖广总督张之洞让部下黎元洪负责接待。当时黎元洪的职位是湖北新军第二镇协统兼护统领。在黎元洪的安排下，铁良观看了1万多人在雪地里的对垒演习。一回去，他就在张之洞面前称赞道：“湖北军政，可谓天下第一。”并许诺一定上奏朝廷予以嘉奖。张之洞高兴不已，吩咐黎元洪陪铁良去“书寓”春院消遣。卖艺不卖身的当红名妓危红宝因此结识黎元洪，情不自禁地萌生仰慕之心。在老鸨撮合下，她很快变成42岁的黎元洪的如夫人，并且改名换姓，以“黎本危”之名在民国史上留下了一段传奇佳话。

黎元洪的原配夫人叫吴敬君，是一名9岁便来到黎家的童养媳，而且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。她与黎本危一主内一主外，相处得还算和睦。黎本危粗通文墨又聪明大方，逐渐成为黎元洪处理公私事务的得力助手。

武昌起义后，清廷派陆军大臣荫昌督率北洋第一军赴湖北扑灭革命，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海军舰只前往助攻。湖北军政府也急忙扩军备战，双方在汉口、阳关展开激战。湖北民军虽然打过几个胜仗，自10月26日后，清军海陆夹攻，民军伤亡很大。黎本危曾经代表黎元洪到各个医院探望伤员，每到一处都表示“都督本拟亲来，因军各吃紧，不克分身，特命妾代达微忱”，令下级伤员颇为感动。

民国总统背后的“小女人”

◆ 张耀杰



■ 中南海瀛台涵元殿，民国初年黎元洪及黎本危曾被软禁于此

武昌首义成功后，随着黎元洪于1911年10月11日被首义官兵推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，他的如夫人（妾的雅称）黎本危也逐渐出现在公共场所和公共视野之中，从而成为民国史上第一位涉足政坛的如夫人。

交际场上的政治名媛

1912年4月9日,已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,应黎元洪的邀请率领随行人员乘“联鲸”、“湖鄂”两艘军舰抵达武汉。4月10日中午,都督府举办盛大宴会,并由黎本危出面招待孙中山夫人卢慕贞及其女儿孙媛、孙婉。席间黎本危与孙媛、孙婉达成合作办学的意向,并且于1913年如约创办了湖北第二女子师范学校。

1913年，袁世凯扑灭了孙中山发起的“二次革命”，于10月6日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，任命黎元洪为副总统兼鄂督。但袁世凯同时又把身在湖北的黎元洪视为心腹之患，派段祺瑞专程到湖北，以“磋商要政”为借口，逼迫黎元洪赴京。11月7日，黎元洪应袁世凯之召来到北京，以1万元月薪和2万元车马费的待遇住进东厂胡同的将校俱乐部，随后又被困居在中南海里面的瀛台。当时只有黎本危随侍身边。据说袁世凯为了表示照顾和安慰，曾经专门安排京汉铁路局用火车定时运送黎元洪。黎本危喜欢吃的洪山菜苔和樊口鳊鱼（即武

昌鱼)到京。

1914年9月26日，黎元洪一家从瀛台迁居东厂胡同，黎本危很快成为京津地区交际场所的政治名媛。据一则民国轶事记载说：凡是京津人士，都知道副总统夫人黎本危女士，近年跟着教师学习英、法语言，已经能与外国人直接谈话。每当有社交舞会，黎夫人就负责招待女宾，她深谙西方礼仪，每每令宾主尽欢。民国的5位总统里（袁世凯、黎元洪、冯国璋、徐世昌、曹锟），与外交界感情最笃者，只有黎元洪。

1923年6月13日，黎元洪在直系军阀的逼迫下通电离京，他所乘坐的专车在前往天津途中，被直系军阀王承斌拦截索要印信。黎元洪告之，印信被黎本危存放在北京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内。北京警察总监薛之珩找到黎本危，黎本危坚持到黎元洪打来电话才交出印信。

印信交出后，王承斌又逼令黎元洪签字通电宣告辞职，由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务，最后才予以放行。黎元洪回到住宅后，马上通电将被逼签名的情形通告全国，表示前几封通电都是“被强迫”之下的不得已。

行为，“依法决不生效力”。9月8日，黎元洪自天津南下，11日到达上海图谋组织政府，遭到各方面冷遇而宣告失败。

因再嫁被驱逐

1928年6月3日，黎元洪在天津去世，一年后夫人吴敬君去世。黎本危随后与绸缎商铺店员王葵轩公开交往，并且于1932年携带黎家遗产证书出走青岛，与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来的黎元洪长女黎绍芳，打了一场争夺遗产的官司。因手上有遗产证书，黎家天津之房产大部分为黎本危所得。后来，黎本危把名下房产出租给天津东兴楼饭庄，她自己拔数十万资金与王葵轩开了一家绸缎商铺。由于王葵轩颇善经营，绸缎商铺开业后，生意兴隆。1934年，黎本危与王葵轩在青岛高调结婚，引起一部分公众的强烈不满。时任青岛代理市长的沈鸿烈下令驱逐黎本危，并且查封了她与王葵轩在青岛开办的绸缎商铺。

黎本危孤身一人辗转来到杭州，打算在西湖附近的一所禅寺里度过残生。就在这个时候，66岁的卸任总理熊希龄与33岁的留美才

女毛彦文,于1935年2月9日在上海隆重结婚。相关消息源源不断,登载报端有数月之久。这番热闹场面,引发了黎本危强烈的心理失衡。

熊希龄是黎元洪早年的一名部下，在交际场上与黎本危多有接触。眼见熊希龄与毛彦文之间老夫少妻、白发红颜、缠绵恩爱，黎本危于悲愤中套用熊希龄写给毛彦文的定情诗词《贺新郎》的曲调，写下另一首充满悲情的诗词投寄给上海《申报》，其中写道：

往事嗟回首，叹年来，惨遭忧患，病容消瘦。欲树女权新生命，惟有精神奋斗。黎公去，谁怜薄柳。天赋人权本自由，乞针神别把鸳鸯绣。青岛上，得相手。琵琶更将新声奏。虽不是，齐眉举案，糟糠兼帚，相印两心同契合，恍似当年幼。个中情，况自浓厚。礼教吃人议沸腾，薄海滨无端起顽沚，于卿事，春水绉。

这首诗词在《申报》的《妇女园地》栏目公开发表后,引起广泛关注。名叫孙觐章的读者投稿给《申报》,以《男女对熊希龄》的标题,将黎本色的再嫁与熊希龄的续娶进行对比:“黎本色彩再嫁王葵轩,新故交离,逐出青岛;熊希龄续娶毛彦文,宾客趋贺,欢腾歌浦。”

然而，一场风波过后，黎本危所谓“欲树女权新生命”的“精神奋斗”，再也没有下文。更令人遗憾的是，笔者遍寻民国史料，竟难觅黎本危一张照片，即使在黎元洪的家庭影像中，也没有她露面的机会。

古老的中国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依然是一个官权压倒民权、男权压倒女权的等级森严的专制社会。红颜薄命，更是许多美貌女子的共同宿命。

摘自《环球人物》2012年第9期

[illegible]